

生的盛宴

——二月二东北节俗文化心理探源兼论龙的实质

王雪峰

(吉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吉林 四平 136000)

[摘要] 二月二日是传统的龙头节,该节俗的文化心理,以及它与龙的关系,还没有引起更多学人的关注,本文力图对二月二追本溯源,找到二月二的源头是龙崇拜观念,从中揭示龙的实质是母神强大生命力的象征,东北二月二啃龙头的节俗是圣餐仪式的遗存,从而重构远古先民庆祝女神再生的圣餐仪式,反观原始先民向生的无意识愿望。

[关键词] 二月二;龙;抽象符号;母神崇拜;圣餐仪式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674(2006)02-0090-04

“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这是一句广泛流传在北方的民谚,也反映出二月二这个传统节日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那么二月二与龙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是什么深层文化心理把龙和这个春天的节日联系在一起呢?龙到底又代表了什么呢?为此,让我们走进二月二,探寻该节日的渊源,揭示龙的本来面目。

二月二源于远古龙崇拜观念

二月二日,广泛的称谓是龙头节,究其来源,当是一个与龙有关的节日,但具体与什么龙有关,这在学术界尤其是民俗界说法不一,民间多以其与神话传说相联系,而有些专家从天文学角度,认为龙头与苍龙星座有关。上古时代,最晚在西周时代,中国就有了二十八宿的概念,将日月五星行经的黄道带,划分成二十八个天区,用以表示日月五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同时用二十八宿来判断季节。这在《礼记月令》中已有大量记载。同时又把二十八宿分为四个部分,称为四象和四神,分别为苍龙、白虎、玄武、朱雀。其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组成一条完整的龙。角宿为龙的角,每当二月春分以后,黄昏时龙角星就从地平线上出现,这时整个天龙的身子尚隐没在地平线以下,故称龙抬头。这种解释从天文现象入手,加之观念上的解释,似乎很科学。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为节日提供准确时间概念的是天文、历法,但如果我们要挖掘人们如此看重二月二的深层心理,还要进一步

分析。人类学研究已经证明,几乎所有的传统节日都是宗教信仰的沉积,如果追本溯源都和远古的原始崇拜观念以及相应的巫术仪式密切相关,在现在的众多节日风俗中都能找到某些原始崇拜或民间宗教信仰的遗迹。因此当我们探讨二月二的来源时,我们便不可回避现实生活中的龙崇拜观念。

龙崇拜观念在中国既源远流长又普及广泛,从二月二与苍龙星座的关系来看,龙头节的龙崇拜是不是对苍龙星座的崇拜呢?苍龙星座是全天最美丽最显著的星座,在人们心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和日月一样受人膜拜的,有很多有关龙的记载,其实就是天上的这只青龙,如《洪范五行传》说:“龙,虫之生于渊,行无形,游于天者也。”《说文解字》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真是一条让人敬畏的苍龙啊。

二月二是不是源于对苍龙星座的崇拜,也就是说,龙崇拜观念是不是源于天上的这一苍龙星座呢?其实,所说的星座崇拜并不充分,它的形状并不怎么像我们观念中的龙,倒是其性情与龙极其相近,皆是冬伏春现,雷雨相伴。并且苍龙星座之苍龙或青龙是应该晚于龙崇拜观念的,关于这一点,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早就指出:“对于星辰我们也这样看。蒙昧人的神话有许多是关于星星的故事。这些星辰虽然在其他方面有其区别,但

[收稿日期] 2006-02-20

[作者简介] 王雪峰(1973-),女,吉林梨树人,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

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人们把灵性的生物的生命妄加到它们身上。^{[1](P239)}许多研究也证实应该是先有观念,后有称谓。也就是说人们头脑中已根深蒂固的存在龙崇拜之观念,才把这一观念赋予全天最为显著也是最为美丽的星座之一,这也是中国人称之苍龙,西方人称之天蝎的原因所在。

其实,历法、五行说都是很晚出的,从文字记载也只能追溯到夏朝的《夏小正》,从神话传说也只能追溯到伏羲时,而龙崇拜观念却要更加久远,迄今为止,就可追溯到8000年前,并已逐步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龙崇拜观念已遍布辽河、黄河、长江流域,这显然比对苍龙星座的命名与崇拜要早很多。所以二月二这个与龙有关的节日当是起源于观念中对龙的原始崇拜。

龙的实质:母神崇拜的象征符号

众人皆知现实中没有龙,也知道它只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可人们又源何创造的龙呢?到底龙反映了人们的什么心理呢?

关于龙的原形,各种说法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异彩纷呈,又互为补充。众家之说中尤以蟒蛇说最有影响力,这一派从40年代闻一多创始,又几经修改,现在尤以何星亮为代表,他们都抓住龙的主干做文章,引经据典,很有说服力,但有一点让人不信服,那就是他抛开了龙最早的诞生地——东北来谈龙,何星亮在解释他这样做的原因时说:“显然,从这些原始龙的出土地探讨龙的诞生地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新石器时代,部落迁徙是十分频繁的。难以断定新石器时代某一地的出土文物属哪一个原始部落所创造。我们只有借助历史传说和记载,探讨最早崇奉龙的部落。”^{[2](P85)}我认为他有几点值得商榷之处:1.先入为主认为龙的原形是蟒蛇,然后与神话传说相联系;2.过分注重神话文本;3.潜在的中原为文化起源地的心理。我认为龙的原形不能单纯依靠历史传说和记载,我们在关注文本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能见到的神话文本,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那是在文字出现以后的事。由于神话主要靠口耳传承,变异性很大,在漫长的岁月中往往会丢失或发生变异,因而我们很难看到它的原貌,而一些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上的图像、彩陶和玉器上的

纹饰,却将某个特定时代的原始神话意象,凝固在冰冷的线条和形象中,使一些神话的意象得以较为原始的形态保下来,成为我们认识原始神话的重要途径。^{[3](P38)}因而我们还要从考古发现中探求龙的原形。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已证实最早的龙形象在东北,东北才是龙的故乡。一提到东北,可能有些学者第一直觉就是此乃蛮荒落后之地,但就是这个蛮荒之地很可能就是中华民族的源头。我们切不可被战国与秦时修的长城封闭了视线,要知道在那之前的更早的原始阶段,东北与现在的中原是一个整体。

东北的龙形象主要有以下几处代表性发现,成为我们探讨龙原形的佐证:

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发掘出十余件距今5000年前的玉猪龙和泥塑猪龙,其中属红山文化晚期的三星他拉玉龙,被学术界誉为“中华第一龙”。辽宁阜新查海遗址1994年发掘出一条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石块堆塑龙,此龙身长近20米,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中华巨龙。2003年10月,同样还是兴隆洼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一条用石块和陶片组成的距今8000年的S形龙,龙头部赫然摆放着一个野猪头骨。另外,内蒙古还发掘出距今7000年的龙纹陶尊,上有鸟、猪、鹿等动物纹饰,其中猪的形象高度概括和夸张,已超出写实的范畴,蜷曲腾飞,似在空中,被称为中国陶器上的第一具猪龙。陶尊的发现、S形龙的发掘,都为揭开龙的原形之谜找到了科学依据。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龙的原形是动物,不是一种而是几种动物,主要是猪、鸟、蛇等几种动物的变形组合,从而表达某种深沉热烈的情感概念。这种情感概念才能体现龙的实质。

要探究龙的实质我们还要回到红山文化本身,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而作为红山文化前身的兴隆洼文化,也已进入母系氏族时期,进入以女神崇拜为核心的女神文化时期,大母神崇拜是其核心观念。

同时,我们还要再次关注龙的几部分原形的内涵:

龙头是猪:著名学者叶舒宪教授通过多方引证,得出结论:肥猪同人类中执行生养功能的女性——母亲有着神话思维的认同关系。它是主管大自然的生与养之功能的大母神的动物化身。

龙身似蛇:蛇的女性特征也是明显的,从阴阳角度讲,蛇属阴。同时,蛇的冬伏春现的特性,在原始人的思维里更具有神秘性,蛇在春天出现是与生命生长紧密相连的,是与万物复苏息息相关的,进而认为蛇带来草木枯荣这一切变化,并把它与生育生殖的女神联系起来。

龙飞似鸟:鸟的形态在龙身上没有具体表现,但却从其飞翔的特征可以窥视一般。鹰、雕、鹤、鸦这些动物在东北先民中都有着至上神的地位。鸟的飞翔的特性尤其是人们无法企及的超人能力,只有母神才会具有。也正是飞翔的神力才使龙形象不断的变形并趋向抽象与夸张,才使龙在后世的创造中有了改头换面的可能。

猪、蛇、鸟虽然都能表现母神的强大生命力,但是一种动物的力量已经无法代表女神的强大威力,只有把几种动物的神力结合到一起,才能体现女神的强大生命力,才能表达先民对女神的无尚敬畏和爱戴。这种类比拼合的思维形式,用多重形象的变体集合,使物象和观念融为一体,使想象和事实融为一体,抽象综合进而成就了龙的诞生,龙便成为母神崇拜的符号象征。龙这种符号抽象形式正是一种内在情感的外在体现,这种情感就是先民对女神的崇拜也正是对生命力的想往,在原始先民中,这正是最主要的情感内容。龙就是这种思维作用下的艺术创造,是母神崇拜观念的符号创造。正如苏珊朗格所说:“它(艺术品)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它“表现的是关于生命、情感和内在现实的概念”^{[41](P25)}

可以大胆假设,在东北先民中,龙总是在祭祀母神的场合使用,考古发现龙作为祭司的最重要的祭祀工具经常是玉质的,这也是龙的地位非凡的见证。据有些学者推测,玉可以让死者安然到达冥界。而龙是母神的最高象征物,当然要赋予它玉的特质,这样才能体现母神的死而复生的强大力量。

龙是母神的象征,后世之龙只是在此基础上的逐渐演变,随着社会的不断演变,龙的母神实质被湮没了,所以我们看到神话中的龙俨然以天父身份出现,尤其涉及中华始祖人物黄帝与伏羲的感生神话时,皆是其母感神龙而生,龙的神性虽未减,但性质发生了转变。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二月二的风俗中看

出龙的母神实质,正如弗雷泽所说,神话是变动的,仪式是久远的,我们可以通过远古仪式的遗存——风俗的考察,再次还原远古原型,揭示龙的本来面目。二月二的习俗尤其是在东北的习俗,与龙的实质恰好能够互相印证,互为解释。

龙头节食龙习俗与龙原型的心理同构

二月二,并非一个单纯的节日,自古及今,这一天集合了仲春二月的龙头节、中和节、花朝节和社日节等节俗。其中二月二日,古之谓春龙节、青龙节、龙头节,唐代二月二还有挑菜节之名,白居易曾有一首专门吟咏二月二的诗歌,“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佃马青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是唐德宗与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明令规定的。而花朝节时间不一,大体在二月十二日,社日节在二月十五前后。后来这些节日逐渐演化融合消退,只有二月二在民间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而所谓二月二龙抬头的习俗是明代以后产生的,由此而形成的习俗有撒灰引龙、扶龙、熏虫避蝎、剃龙头、忌针刺龙眼。现在东北民间还有敲房梁谓之敲龙头,把布条和秸秆串起谓之扎龙尾等与龙有关的节俗。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 春场》云:“二月二日,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谓之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燕京岁时记》谓:“二月二日,古之中和节也。今人呼之龙抬头。是日食饼者谓之龙鳞饼,食面者谓之龙须面,闺中停止针线,恐伤龙目也。”这里他把龙头节与中和节混为一谈了,但基本节俗未变。这些节俗都可以用食龙来概括,而在东北又有一项极有特色的食龙节俗为吃猪肉,谓之啃龙头,至今盛行。这正是远古祭祀女神死而复生的圣餐仪式的遗存。

根据弗雷泽交感巫术的原理,这些习俗都能找到其心理根源,主要都是通过巫术仪式促使龙带来风调雨顺,大地丰产,母神实质恰恰使这一目的能够实现。

从二月二的时间标志来看,龙头节是春天的节日,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春天是生命繁衍的季节,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世界正在以鼓舞人的温暖和生机取代冬日的严寒和肃杀,这恰与他们的生命感受形成照应,先民认为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神正主宰着这一切,这个神承载着先民的集体无意识企盼,将春天、大地、母体、多子等直观

感觉集合在一起,并由此接通与人的繁衍有关的类比联想,这个神就是女神,就是春神,就是地母神,就是龙神。春天即意味着生殖,春天即意味着繁育,春天即意味着复活。故“阳春三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人们又通过对神模仿的野合行为,去影响谷物或大地女神的生长繁殖。这正是“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交感。

从二月二的崇拜仪式来看,龙头节是个圣餐仪式。是猪肉圣餐,而部分与整体之间有对应的同构关系,因而猪肉圣餐便是龙肉圣餐,这样,母神就能死而复生,女神强大生命力与人的生命力互为交感,从而实现再生和繁育的愿望。这里有一个变形的过程,在弗雷泽的《金枝》中曾列举了大量杀死神兽的习俗仪式,被杀的动物其实就是神本身。并在仪式中吃神体动物,以期获得神的强大的生命力,称作神体圣餐。神体圣餐不仅在西方许多神话中存在,而且也存在于许多原始部落的风俗中,并对《圣经》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分饼和酒给他的弟子,并对他的弟子说,这就是他的血肉。

我们可以想象,在每年春回大地的日子里东北先民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以他们特有的方式举行祭祀女神的仪式,在仪式上,神圣的祭司腰里佩带着至尊的龙形玉器,不停的旋转,在旋迷状态中达到与女神合为一体的境界。仪式上一定要杀死一头象征女神的猪,也就是龙,大家在悲伤中进行最为庄严的圣餐仪式。之后人们载歌载舞,尽兴狂欢,模拟女神交媾的圣婚仪式,庆祝女神死而复生,从而实现万物复苏、人丁兴旺、大地丰产。这个古老的仪式正是生命、生产和生长的仪式,正是体现了先民对生的渴望,吃龙圣餐正是生的盛宴。

【参考文献】

- [1] (英) 爱德华·泰勒著,连树生译. 原始文化[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2] 何星亮. 苍龙腾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 [3] 刘锡诚. 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 [4] (美) 苏珊·朗格著,滕守尧、朱疆源译. 艺术问题[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Feast of Life

WANG Xue-feng

(Literary Colleg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Jilin 136000, China)

[Abstract] :The second of February is the traditional feast of the dragon. The cultural mentality of the custom of this feast and the connection with this feast and the dragon are not paid attention to by many scholars, the text tries hard to trace to the source of the feast, and finds out that the source of the feast is the adoration of the dragon in the remote antiquity, and opens out that the essential of the dragon is the adoration of the female supernatural, and it is the abstract symbol of the vital force of the female supernatural, the custom of the feast that men eat the head of the pig is the leave of the ceremony of Eucharist in north - east, and forms the ceremony of Eucharist about the reborn mother supernatural, watches the unconscious desire that the original people loved the life.

[Key words] :the second of February; dragon; the abstract symbol; the adoration of the mother supernatural; ceremony of Eucharist

[责任编辑 王金茹]